

第五章 結論

安平原為位於臺江內海與臺灣海峽之間的沙洲島，在世界海上貿易蓬勃發展的十七世紀，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雀屏中選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東亞貿易據點，開啓了安平歷史的新頁。歷經荷據時期的東亞國際貿易據點、明鄭時期的軍事和經貿雙重重心、清朝時期府城的門戶以及後期開港通商後的繁華港埠、日治時期衰退沒落的漁港到今日臺南市郊的觀光勝地，安平從傳統部落社會躍升國際舞臺，並成為全臺軍事要地及貿易中心，其間因港道淤塞而經歷數次興衰，最後終在地理形勢改變及新式產業的衝擊等因素之下，退而為臺南市的邊陲地區。四百年來多元化的歷史發展，積累了豐富多樣化的文化景觀，呈顯於安平的地表上。本文將安平文化景觀分為一歷史紀念性景觀、宗教景觀、商業景觀、居住景觀，透過對此四類文化景觀的歷史發展、目前景觀概況和象徵意涵的轉變三部分的分析，以探討其所形塑出來的地方性。

歷史紀念性景觀中，以熱蘭遮城遺址上新建的安平古堡、德記洋行、東興洋行最具代表性：熱蘭遮城的興建，使臺灣的歷史發展有了重大轉變，亦為安平開啓一頁輝煌璀璨的歷史；清朝後期洋行的興起，象徵著臺灣國際貿易再度興盛，而安平也再度呈現繁榮景象。隨著時代的演進，他歷經了興盛、繁華、沒落、頹圯，到今日被列為重要歷史性建築或古蹟，以其豐厚且特殊的歷史背景，吸引來自各地的遊客，並成為藝文活動極佳的表演場所。其中又以安平古堡最為重要、對安平人影響力最大。作為臺灣歷史開端的樞紐機構－熱蘭遮城之遺址，安平古堡不僅具有高度的歷史價值，也因長久以來伴隨安平成長，成為安平人生活空間中最顯著的文化景觀，進而成為故鄉的象徵、地方精神的所在，無形中凝聚了安平人的向心力。

宗教景觀最顯著、也最具代表性者為廟宇，原為狹小沙洲島的安平，居民幾乎皆以海洋為其謀生的重要場所。然在科技未發達的年代，海洋充滿著難以預知的危險，為祈求海上活動能平安順利，並帶來大量利益，在安平狹小的土地上，前前後後興建了十多座廟宇，依其主要信徒的來源可區分為公廟與角頭廟，今日仍留存者有十五座之多，分佈的密度相當地高。但因地狹人稠，以致除了少數幾座公廟規模較大之外，其餘角頭廟規模多較窄小，而相對寬廣的廟埕也成為居住空間不足的居民重要的生活場地，廟宇的活動也成了生活中重要的行事，這使得神聖與世俗的空間緊密相連，產生一種十分親密的感覺，也拉近了居民間的距離。而各廟宇祭祀的神明，以漢人社會中與海洋相關的神靈，如媽祖、王爺、水仙尊王、玄天上帝、保生大帝等居多，充分展現了強烈的海洋性格。在港口淤積、貿易與漁業均逐步衰退、

沒落之後，再加上現代化、世俗化潮流之下對傳統風俗文化的漠視，廟宇與安平居民之間的關係，已逐漸淡化了。

十七世紀初期，安平在荷蘭人的統治之下，展開了國際貿易，也建構出安平最初的商業景觀，此後在歷代政權更迭、港口的自然變遷、產業活動的轉型、聚落規模的發展等因素影響之下，呈現出各種不同的風貌—由荷據時期至今，安平的商業景觀，從國際貿易興盛時期兼具國際性與生活性的多元化，到日治時期沒落之後以供應民生必需的單純化，而至今日因應遊客需求而呈現的觀光化，娓娓地道出安平的興衰榮退。今日安平的商業活動在觀光的推展之下，正值蓬勃發展階段，每逢假日擁擠的人潮，展現了其作為文化觀光地區的魅力。而其部分商品—海鮮類小吃、劍獅圖騰的紀念品，也展現出安平古老且深具海洋性格的地方性。

聚落中最普遍的景觀為居住景觀，而居住景觀中最顯著者為住宅。由於受時代背景、自然環境與原鄉文化的影響，安平住宅在外觀、建材、裝飾、厭勝物、空間配置上，表現出極具地方風格的獨特性—單伸手住宅、劍獅、狹小的門和窗、造型優美的牆門、饒富趣味的曲折巷道等。日治之後，安平陸續出現少數幾棟西式的洋房，使整體居住景觀開始產生了不協調的狀態，但因只是少數，其地方性的維繫並未受到嚴重挑戰。然而在臺灣光復後，以漢文化與海洋文化為主導所塑造出來具有地方特色的住宅，敵不過舒適、便利的現代化鋼筋水泥樓房，在生活機能需求的前提之下，古老的住宅逐漸被拆除、改建、翻修，傳統居住景觀逐漸的消失，使得安平的地方性逐步地流失。

由各類型文化景觀的分析過程中，發現海洋文化性格深深引領著安平的歷史發展，進而影響其文化景觀的塑造，充分說明了文化景觀乃是各地方自然環境與人文活動長期地互動之下，最具體的表徵，而其地方性也在此過程中逐漸地形塑出來。但不同風貌文化景觀的呈顯，象徵主導地方發展的力量有所不同，進而直接影響了地方性的確立和地方風格的塑造。本文藉由兩項近年來深刻主導安平文化景觀變遷的力量—老街的拓寬、改造與維護，以及觀光業的蓬勃發展，發現它們造成了安平文化景觀間的衝突性在擴大與緩和中拉鋸。從延平街的拓寬事件，無意間帶動觀光業的興起，至今設立「安平港國家風景特定區」，以求珍貴的文化資產能妥善維護與再生以期觀光業能永續經營，傳統古老的象徵景觀由被居民鄙棄到如今漸受重視，現代化景觀由一味地追求流行、時髦到今日開始講求復古、本土，逐漸失落的地方性似有回復的跡象，而離散已久的地方向心力與認同感，也慢慢地找回來了。

如今安平的文化景觀間的衝突對立雖有稍微緩和的趨勢，居民的地方意識也在逐步地凝聚當中，然而觀光業的蓬勃發展卻也使得這個古老的聚落存在著無地方性

的危機。畢竟目前最大規模的文化資產保存行動「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的進行速度，跟不上成倍數增加的遊客所帶來的景觀破壞。在觀光業最興盛的安平開臺天后宮廟埕與延平街、安平路、古堡街相連的地區，人群像趕集般的來來往往，大大小小的車輛將安平擠得水洩不通，由於車位不足，公墓四周也劃滿了停車格。根據筆者的觀察，絕大多數遊客將安平視為一個豐富且熱鬧的假日市集，許多人到安平一遊僅止於品嚐美味且名聞遐邇的小吃、或在擁擠的延平街選購名產和紀念品。安平對多數遊客而言，竟是那般地膚淺浮華，深厚的歷史文化，只是一個宣傳噱頭，真正吸引眾多目光的，似乎是這些種類豐富、足以滿足口腹之慾與物質享受的商品。只有少數對歷史文化有興趣的遊客，才會走入巷弄中，尋訪安平的傳統文化特色，並感受當地生活空間所營造出來的氛圍。雖然地方政府與文史團體經常舉辦文化活動來推廣安平文化，使更多人瞭解與認識安平，但筆者以為若能對安平的觀光業作一全盤且周全的規劃，以彰顯安平地方特色為主要訴求，使安平能建構出一個具有地方特色的觀光商圈，而非流於臺灣各地隨處可見的市集，相信對於安平的觀光發展與地方性的形塑，皆具有更正面的助益。

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大挑戰，是在全球化（商業的、文化的、社會的…）驅動下，以及長期的國家與地方互動之下，所產生的地方性消逝的危機。因此所關注的不只是安平的歷史風貌如何恢復的努力，也不只是關注於過去歷史的靜態保存，也不只在於從我們的生活空間中所面臨的處境加以回應。而在於在現實的生活空間中找尋地方資源以成為創造歷史的行動力量（黃瑞茂，1997：94）。畢竟，都市發展不是驟然的改變地圖，也不是藉著財富扭轉地理與人文生態和景觀，而是從塑造都市根源的歷史命脈中，像喬木一樣，一面往下紮根，一面向上茁壯，使成為親切而人性的母體。（楊仁江，1995：108）作為臺灣歷史發展源頭的安平，在文化景觀的塑造上若能回歸到地方歷史發展的軌道，將使其成為一個深具歷史價值、文化內涵與地方特色的生活博物館，其地方性亦必能得以保存與延續！